

蔣心餘與袁枚、趙翼及 江西文人之交遊

王建生

蔣心餘是乾隆時期大詩人，與袁枚、趙翼並稱三大詩人，今先就三大詩人間的交往作一分析討論；且心餘為江西鉛山人，是以江西人與心餘間關係密，亦逐一探究，從而窺知這位大詩人生活的真實面。

一、心餘、袁枚、趙翼

先說袁枚（一七一六～一七九七），字子才，號簡齋，世稱隨園先生，浙江杭州人。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，報罷。乾隆四年中進士，改庶吉士。官溧水、江浦、沭陽、江寧知縣，有《小倉山房詩文集》、《小倉山房尺牘》等著作，收在《隨園三十六種》。①

次趙翼（一七二七～一八一四），字耘松，號甌北，江蘇陽湖人。乾隆二十六年恩科會試中式，殿試第三，時三十五歲。後出任廣西鎮安，守廣州，陞貴西兵備道，四十六歲乞假歸田，專心著述，著有《甌北詩鈔》、《二十二史劄記》、《陔餘叢考》等書，收在《甌北全集》。②

(一)心餘與袁枚

心餘與袁枚的交往，由子才的慕名而訂交。在《小倉山房詩集》〈寄蔣苕生太史〉，序云：

壬申春過揚州，見僧壁題詩，絕佳，未有苕生二字，遍訪無知者，熊滌齋（本）前輩為言，苕生，姓蔣名士銓，江西才子也，因得芳訊。③

在《小倉山詩集》〈相留行為苕生作〉，則云：

皇帝甲戌年，我進揚州惠因祠；壁上詩數行，煙墨蒙灰絲。掃塵讀罷踊三百，喜與此人生同時；尾書苕生二字已剝蝕，其他姓氏爵里難考如殘碑。④

詩中記載，與《隨園詩話》所云：「余甲戌春往揚州，過宏齋寺，見題壁詩云……末無姓名，但著苕生二字，余錄其詩，歸訪年餘……」⑤，三則記載中，子才見題壁詩時間不同，一在甲戌（乾隆十九年，一七五四），一在壬申（乾隆十七年，一七五二），相去兩年。不僅如此，袁枚在其為《忠雅堂詩集》作序（《詩集》，序，頁二）云：

癸酉過真州，見僧舍題壁，心慕之，遂與通書。……

癸酉是乾隆十八年（一七五三）。如此說來，袁枚見題壁詩，乾隆十七、十八、十九皆有記錄；可見所說亦不十分確定。心餘在《忠雅堂詩集》有〈守風燕子磯登永濟寺，閱壁間戊辰舊作，帳觸移時，二僧復出絹素，乞詩三首〉，其三（《詩集》，卷十六，頁七）云：

鐵索維牽不繫舟，顛風勸我一淹留；

勞生眷屬難成佛，閱世心情暫倚樓。

舊句真慚少年作，才名深感令君求。

（自註：袁子才因壁詩訪予十年，始知姓氏里居，又十年，乃訂交白下。）

煩師洗去東牆字，說道詩人漸白頭。

此詩作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（一七六七），心餘四十三歲。由詩中自註推算，乾隆十二年丁卯（一七四七），蔣二十三歲，題壁僧舍，子才見壁詩，或在乾隆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（即袁三十七歲起），因訪心餘。經十年，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（一七五七），蔣三十三，袁四十二歲，兩人訂交白下。袁枚詩集、詩話所載，全憑記憶，是以所見題壁詩時間，游移不定。

在袁枚《小倉山房詩集》裏，卷十四（戊寅）頁一，有〈寄蔣苕生犬史並序〉；卷十八（甲申）頁七，有〈臘月五日，相公招同秦學士大士，蔣編修士銓、小集西園，各賦四詩〉；卷十九（乙酉）頁一，有〈題蔣苕生太史歸舟安穩圖〉；卷二十（丙戌丁亥）頁二，有〈題史閣部遺像，有序，序云：像為蔣心餘太史所藏……〉；卷二十頁四，有〈除夕讀蔣苕生編修詩，即倣其體，奉題二首〉；卷二十頁六，有〈謝苕生校定拙集〉；卷廿一（戊子己丑）頁四，有〈長至前一日，熊廉村中丞、蕉泉觀察、招同蔣心餘太史，……小西湖夜宴〉；卷廿一頁五，有〈相留行為苕生作〉；卷廿一頁六，有〈題苕生勸佩圖〉；卷廿二（庚寅辛卯）頁八，有〈在杭州晤苕生太史，即事有贈〉；卷廿七（辛丑）頁七，有〈倣元遺山論詩〉，第十九首論蔣苕生、趙雪松；卷三十（甲辰）頁五，有〈蔣苕生太史病發家居，因余到後，力疾追陪，作平原十日之飲，臨別贈歌〉；卷三十頁六，有〈題苕生桐下聽簫圖〉；卷三十一（乙巳丙午）頁四，有〈哭蔣心餘太史〉。

在《小倉山房文集》方面，卷五頁十一，有〈蔣太安人（指心餘母）墓志銘〉；卷六頁七，有〈贈編修蔣公適園（指心餘父）傳〉；卷十八頁七，有〈寄蔣苕生書〉；卷廿五頁十一，有〈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（指心餘）墓誌銘〉；卷廿八頁二，有〈蔣心餘藏園詩序〉。又，《小倉山房外集》，卷四頁三，有《與蔣苕生書》。⑥

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，有關袁、蔣兩人交往事蹟頗多。在《詩話》卷一頁五（二則）、頁六；卷二頁十；卷四頁十一；卷五頁七；卷六頁九、頁十；卷七頁六；卷八頁一（二則），頁二（四則），頁四、頁十三；卷九頁十五；卷十頁二；卷十四頁八、頁十；卷十五頁六、頁十二；卷十六頁三；又，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卷三頁二、頁七；《補遺》卷四頁九；《補遺》卷五頁十二，頁十四；《補遺》卷六頁四；《補遺》卷七頁六、頁九；《補遺》卷十頁五⑦，都有記載。

在《小倉山房尺牘》部分，卷三頁十，〈答王夢樓侍講〉；卷四頁二，〈與金匱令〉；卷十頁二，〈答祝芷唐太史〉；卷十頁四，〈答孫補之〉；卷十頁五，〈再答李少鶴〉；其中內容與袁、蔣二人交往有關。在《隨園瑣記》，卷上，《記圖冊》條，及《子不語》續編多載與二人相關。⑧

在蔣心餘方面，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十三頁一，（甲申下），有〈喜晤袁簡齋前輩，即次見懷舊韻〉；卷十三頁四，（乙酉上），有〈偕袁簡齋前輩游棲霞十五首〉；卷十三頁七，（乙酉上），有〈邀尹公子似邨、陳公子梅岑、李大令竹溪，過隨園看花小飲〉；卷十五頁十七，（丙戌），有〈除夕夢偕袁子才前輩，登一高峰，各成四語而寤〉；卷十六頁二，

(丁亥上)，有〈偕袁簡齋前輩登清涼山〉；卷十八頁十六，(戊子下)，有〈悼良姑慰簡齋前輩，時簡齋病齒、未愈〉；卷十八頁十九，(戊子下)，有〈題隨園雅集圖〉；卷二十頁八，(壬辰)，有〈明日城中傳說有夫婦遊蹤甚異者，子才前輩來問，戲書奉答〉；在《詩集補遺》下，頁五，(戊戌)，有〈舟過秣陵懷簡齋〉。

在心餘所著《銅絃詞》，上頁二十，有「賀新郎」，云：〈袁子才前輩郵駢句數百言訂交，題詞奉報〉；又，頁二十一，亦有「賀新郎」，百字令。

袁、蔣二人詩歌成就，《隨園詩話補遺》云：

金纖纖女子，詩才既佳，而神解尤超。或問曰：當今詩人推兩大家，袁、蔣並稱，何以袁詩遠至海外、近至閩門，俱喜讀之，而能讀蔣詩者寥寥。纖纖曰：樂有八音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，皆正聲也。然人多愛聽金石絲竹，而不甚喜匏土革木，子試操此意以讀兩家之詩，則任沈之是非，即邢魏之優劣矣。人以爲知言^⑨。

子才此說，略近。然，亦未盡然。後有詳論。

(二)袁枚與趙翼

袁枚與趙翼在北京相識，時袁四十、四十一歲；趙年二十九、三十^⑩。袁枚在《小倉山房詩集》有〈謝趙耘菘觀察見訪湖上，兼題所著甌北集〉，第二首云：

集如金海自雕搜，滿紙風聲筆未休；
生面果然開一代，古人原不占千秋。
交非同調情難密，官到殘棋局可收；
我倘渡江雙漿便，定來甌北捉閒鷗。^⑪

「交非同調情難密」，袁、趙詩歌皆主性情，「氣味相投」，故云。「生面果然開一代，古人原不占千秋」，盛讚甌北詩歌成就。詩末欲訪甌北，調侃。又，在《小倉山房續文集》卷廿八有《趙雲松甌北集序》（亦載於《甌北集》）。《隨園詩話補遺》云：

「生面果然開一代，古人原不占千秋」，此余贈趙雲松詩也。「作宦不曾逾十載，及身早自定千秋」，此雲松見贈詩也。^⑫

兩人皆以「千秋」期勉，旨趣相同。《隨園詩話》比較表，趙云：

趙雲松觀察謂余曰：我本欲占人間第一流，而無如總作第三人，蓋雲松辛巳探花，而於詩只推服心餘與隨園故也。雲松才氣橫絕一代，獨王夢樓不以爲然。嘗謂余曰：佛家重正法眼藏，不重神通；心餘，雲松詩專顯神通，非正法眼藏，惟隨園能兼二義，故我獨頭低，而彼二公亦心折也。余有愧其言。然吾鄉錢瓊沙前輩讀甌北集而奇賞之，寄以詩云：忽隨文星下斗台，聲華藉藉冠蓬萊；探花春看長安遍，投筆身從絕域回。風雅名誰爭後世，乾坤我欲妬斯才；登壇老將推袁久，不道重逢大敵來。^⑬

子才自負三大詩人中第一。其實三大家詩，各有所長，以忠雅堂最爲雅馴，子才詩標性靈，甌北「投筆身從絕域回」，古詩氣勢流轉，然二人有時流於滑易。子才《隨園詩話》品評，未盡公允，而三人詩歌盛名可想。

至於趙翼，在《甌北集》論及袁、趙二人關係者：《甌北詩鈔》有，五言古頁三，〈子才過訪草堂，見示近游天臺、雁蕩……諸詩〉；七言古四頁十八，〈連日翻閱前人詩，戲作

，效子才體>；七言古四頁二十一，〈至揚州約同人作青魚會，會將遍，適子才至，又更互設饌，迭相招陪……〉；五言律二頁六，〈再題小倉山房集〉；五言律二頁七，〈（王）述菴到常（州），適袁子才亦至，遂並招……讌集寓齋即事〉；七言律一頁八，〈次韻酬袁子才見寄之作〉；七言律三頁七，〈題袁子才小倉山房詩集〉；七言律三頁八，〈小倉山房集有咏物詩，戲用其韻〉；七言律三頁八，〈和友人（指袁枚）落花詩〉；七言律三頁十四，〈西湖晤袁子才喜贈〉；七言律四頁十九，〈題子才續齊諧小說〉；七言律四頁二十，〈遊隨園題壁〉；七言律四頁三十，〈留別子才〉；七言律四頁四十一，〈子才書來，驚聞心餘之訃……〉；七言律五頁十六，〈答子才見寄之作〉；七言律五頁十八，〈子才昔年預索輓詩，竟無恙，今以復疾就醫，又索生輓……〉；七言律五頁二十，〈袁子才輓詩〉；七言律六頁十一，〈隨園弔袁子才〉；七言律七頁二十，〈偶閱小倉山房詩再題〉；七言律七頁三十八，〈隨園弔袁子才〉；絕句一頁十八，〈閒居無事，取子才，心餘……諸君詩，手自評閱……〉；絕句二頁七，〈劉震裳秀才美姿容，工詩，嘗偕子才爲名山之遊，今又同舟來謁，喜而有贈，並調子才〉；絕句二頁十四，〈子才到揚州預索輓詩〉；絕句二頁十五；〈子才遇相士胡炳文，決其六十三生子，七十六考終，後果如期得子，一驗，……去歲七十六，遂飾巾待期者一年，並索同人挽詩；及歲除，竟不死……〉；絕句二頁十九，〈眞州蕭娘製糕餅最有名，人呼爲蕭美人點心，子才以餽奇中丞，中丞寵之以詩……余亦作六絕句〉；絕句二頁二十八，〈子才以雙湖太守禁妓，作詩解之，戲題其後〉；又在《甌北詩鈔》卷首，有袁枚在乾隆五十年作的序。酬酢之多，足見兩人交往之密。

《甌北詩鈔》七言律三頁十四，〈西湖晤袁子才，喜贈〉詩云：

不曾識面早相知，良會真成意外奇；
才可必傳能有幾，老猶得見未嫌遲。
蘇隄二月春如水，杜牧三生鬢有絲；
一個西湖一才子，此來端不枉遊資。

「不曾識面早相知」，可知甌北早爲子才文名所動，且稱讚他「才可必傳」，所以「老猶得見未嫌遲」。袁枚文采風流，與蘇軾、白居易在西湖互相點染、流傳。而由其潤筆一篇，酬至「千金」，足見聲名之高，也因此，有餘力治隨園。《甌北詩鈔》七言律四頁二十，〈遊隨園題壁〉詩云：

名園欲訪屢愆期，到及梅花正滿枝；
惟恐長爲門外漢，特來親賦畫中詩。
林亭曲折文人筆，墻壁淋漓幼婦詞；
名滿九州身一壑，輞川莊遂屬玉維。

隨園取仿西湖之景。袁枚〈隨園記〉云：「隨其高爲置江樓，隨其下爲置溪亭，隨其夾澗爲之橋，隨其湍流爲之舟……就勢取景，而莫之夭闕者，故乃名曰隨園」^⑭。甌北以王維住的輞川喻子才隨園，則林亭曲折，名滿九州之義自出。又，《甌北詩鈔》七言律六頁十一，〈隨園弔袁子才〉云：

小倉亭館記追攀，訪舊重來淚暗潛；
勝會不常今宿草，名園無恙尙青山。

詩文一代才人筆，花月平生散吏班；
我亦暮年難再到，爲君多駐片時間。

小倉山的隨園、園林、亭館、花月、青山依舊，哀悼子才一生「花月平生散吏班」，並云其「詩文一代才人華」；與「不拘格律破空行，絕世奇才語必驚」（〈偶閱小倉山房詩再題〉，七言律七頁二十），極盡恭維子才才華。《甌北詩鈔》，七言律五頁二十，有〈袁子才輓詩〉，其二云：

三家旗鼓各相當，十載何堪兩告亡（自註：謂君與蔣心餘）；
今日倚樓唯我在，他時傳世究誰長。
本非邢尹生相妬，縱到彭聃死亦殤；
衰朽只悲同調盡，獨搔白首覽蒼茫。

袁枚西元一七一六至一七九七，蔣士銓一七二五至一七八五，趙翼一七二七至一八一四，以甌北八十八歲壽最高，子才八十二次之，心餘六十一年最短。袁枚卒，甌北七十一，而在詩歌上旗鼓相當，且互相標榜，勝於宋代邢天榮，尹穀相妬；死生固遲速有時，「衰朽只因同調盡」，知音友人子才、心餘之逝，倍感蒼茫。詩中亦嫌子才愛招女弟子，性風流，不免爲禮教所輕。至「今日倚樓唯我在，他時傳世究誰長」，甌北一以誇壽，一以誇著作之豐。⑮

(三)心餘與趙翼

心餘與甌北的認識，在心餘序《甌北集》云：

余與君相識在甲戌（一七五四）會試風簷中，已而同官中書，先後入詞館，九衢人海，車馬喧闐，吾兩人時復破屋一燈，殘更相對，都無通塞升沉之想，今握別十餘年。
……⑯

此序作於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，距二人甲戌（一七五四，心餘年三十，甌北二十八）相識，有二十三年。而後二人同官中書、先後入詞林，握別十餘歲。又在《甌北集》中，〈次韻答心餘見寄〉，附心餘原作云：

皇帝甲戌春，識君矮屋底；
巖電橫雙眸，共稱天下士。
云出松泉門，捉刀冠餘子；
搖毫涌詞源，睥睨無一世。
春官俄報罷，蹶者旋復起；
同時籊薇省，兩人訂交始。
君俄入樞密，才望絕倫比；
……⑰

與前面所述蔣、趙二人因甲戌會識相識同，而甌北在汪由敦（松泉）處，當時「捉刀」第一。後二人同官、同租一屋、殘更餘火相對，友誼更深。

在《忠雅堂詩集》方面，卷九（壬午，一七六二，心餘三十八，甌北三十六）頁十三，有〈初七日同趙雲松夜坐有懷三首〉，第三首云：

烟雲千里夢模糊，料得鮫人淚點枯；
那識驪龍開睡眠，月中相對念遺珠。

此有懷於甌北殿試第三之恨。

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廿五（辛丑，一七八一，心餘五十七，甌北五十五），懷人詩四十八首，頁十六有懷〈趙雲松觀察翼〉云：

挺挺鐵中書，盛氣鬪丞相；
文昌第三星，秉鉞邊雲壯。
歸種萬竿竹，芳塘鈞春漲。

記憶甌北變更書法，評者無人識得，本當第一卷子，乾隆皇帝以江南多狀元等理由使爲殿試第三，而後出守鎮安、廣州、貴西兵備道，不久，（四十六歲）歸田，過著種竹、釣魚的田舍翁生活。

在趙翼《甌北全集》《甌北詩鈔》，有關二人交往，如七言律一頁十九，有〈送蔣心餘編修南歸詩〉；七言古五頁七，有〈蔣心餘子游廬山圖，……〉；七言律三頁二十一，有〈聞心餘京邸病風卻寄〉；七言律四頁十七，有〈心餘第三子師退來謁，……〉；七言律四頁十九，有〈心餘詩已刻於京師，謝蘊山觀察覓以寄示展開……〉；七言律六，有〈蔣心餘孫（立中）來謁，感賦〉；絕句一頁四，有〈題蔣心餘歸舟安穩圖〉^⑱。另，《甌北集》，卷廿九，有〈子才書來，驚聞心餘之訃，詩以哭之〉^⑲。詩末云：「我痛自關人物謝，區區豈特故交情」，直以千秋人物相待，益見二人相知之深。

二、江 西

鉛山

心餘是鉛山人，理應由鉛山說起。

張紹渠（字皇士，號素村，生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一七一七，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，乙丑進士，改庶常，散館授編修，充武英殿纂修日講起居注官，庚午辛未充鄉會試同考官，改山東道御史，出知順德府，遷守保定）^⑳。

張舟（字廉船，紹渠仲子，乾隆二十二年進士，有《鷓南集》，兵燹後佚）^㉑。

張廉船爲紹渠次子。心餘在所撰〈直隸天津道素村張公墓誌銘〉（《文集》，卷五，一、十八）云：「公弟原任新繁令紹衡，屬予誌公始末，予仲子知節壻公季女，又同邑，先後同居翰林，意相得，莫可辭」。可知蔣、張是親家關係，素村爲心餘次子知節岳丈。且知心餘與素村弟錦邨（紹衡）亦有交情（在《忠雅堂詩集》廿一頁九，有：喜晤張錦邨（紹衡）明府題其段橋仙夢圖九首。）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三（癸酉上），頁十七，有「張素村（紹渠）由鉅鹿移守保定，卻寄三首」；卷十四（乙酉下）頁三，〈安泉園拜張素邨前輩匾，即信宿水軒，感作三首〉，其三云：

跂足眠孤館，林空眾響來；
招魂先滅燭，感夢出餘哀。
兒女緣初定（自註：時爲次兒知節行問名禮），風雲念久灰，
朱陳邨落在，何地起樓臺。

傷親家翁之喪；卷廿三頁十二，有〈携眷屬再宿安泉園感懷素邨前輩〉；卷廿五頁十七，懷

人詩，云〈張素邨觀察紹渠〉：

雷霆畏其膽，負重肩益高；
治事用五官，強弩定力操；
四十卒官廨，惜哉人中豪。

言素村文武全才，有膽識、可負重任，惜四十早卒。

廉船爲素村次子，姻親關係，與心餘相識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卷七頁十二，有〈送張廉船仲子落京兆解遊關中〉；卷十四頁五，有〈暇樂園夜訪鍾季子銜書張仲子廉船〉。在〈送張廉仲子落京兆解遊關中〉云：

窮官賃居蝸戴殼，旅客讀書烏擇栖；
豈無几榻著佳士，卻少窗戶安談雞。
同邑張生又嫵姪，禪而北來面色鰲；
敬門西涕念執友，山堂一棺人慘悽。

……

可憐襤被就師友，兩月三徙南東西；
舍人愛才忘貧乏，（自註：趙雲狃舍人館廉船于家），埽除旁舍開寶圭。
爲君適館授以粲，令我顏厚如塗泥；
竭來才子效伯仲（自註：謂張商言秀才），出則肩比入手携。

……

山中若見北來雁，當念趙蔣愁眉低；
秦州以後有佳作，寄刮塵眼如金鏡。

時心餘三十五歲。「同邑張生又嫵姪」，言二人同邑、婚姻之交，不比一般泛泛。來北京，「旅客讀書烏擇栖」，比不上「蝸牛」有「殼」。照顧廉船，除心餘外，尚有趙甌北，《甌北詩鈔》七言律四頁十八，有〈廉船老友不見者三十年矣，茲來晤揚州，流連旬日，喜其來，又惜其將去也，斐然有作，情見乎詞〉，其一云：

卅年前共踏京塵，別久形容認始真；
風雨雞鳴逢故友，關山馬跡老才人。
翻來近作還吟興，話到同遊一愴神（自註：心餘、吟薌）；
已分此生無見日，相看彌覺白頭新。

由詩中知廉船、心餘、吟薌（商言）、甌北，皆昔日北京共遊伙伴。三十年後，甌北在揚州講學，廉船、甌北相晤，風雨雞鳴、久別重逢之情，多悽愴。廉船也爲甌北詩集編訂，今傳之《甌北詩鈔》，有張廉船評介者。^②

汪汝淮（一七一四～一七七五，字禹績，號溶川，世居縣西之湖坊破岡前，窮治經史，十八歲補庠生，又十年食廩鄉）。根據心餘所撰〈溶川汪君墓誌銘〉（《文集》，卷六，墓誌銘二·十九）云：「在京師所交者如：傅筍山學使、金檜門（德瑛）總憲、錢香樹（陳羣）、馮靜山（秉仁）侍御、周蘭坡（長發）學士、鄭東里（裕園）觀察。然汝淮不爲世用，築『三中園』賦詩飲酒，有終焉之志」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二頁一，有〈蘭溪夜泊次汪溶川（汝淮）同年韻〉；卷四頁七，有〈送汪禹績同年歸鉛山〉；卷九頁十一，有〈汪溶川

同年來都喜晤有作……>；卷十四頁九，有〈竹鬮詩謝汪溶川同年〉；可知溶川與心餘的關係是「同邑」、「同年」（乾隆十二年舉人）。在〈送汪禹績同年歸鉛山三首〉，其二云：

馬狗衣鶉撲面塵，十年筋骨等勞薪；
飢驅氣藉詩書長，游倦心惟骨肉親。
離別何堪爲此態，姓名爭笑不如人；
北門虹影鵝湖月，愁絕相如返蜀身。

心餘又在《詩集》，卷廿五頁十九，〈後懷人詩〉，〈汪溶川孝廉汝淮〉云：

破岡產一士，中年瘞黃土；
有子讀父書，小兒楊德祖；
氣盛力方剛，低首陳同甫。

知其飽讀詩書，而時運不濟。

程煊（字秉南），號菴湖，九歲應童子試，有聲。年十八，補弟子員第一，與蔣太史同見稱於金學使檜門。肄業豫章書院，與謝翰林啓昆，熊進士中砥相唱和。省試七薦，卒不遇。年四十二卒）^{②③}。菴湖與心餘同受知於金檜門（德瑛），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十四頁二，有〈西山庵訪程菴湖（煊）〉；同卷頁六，有〈程菴湖書堂不寐題壁，時菴湖赴西鄉燕席〉；卷廿五頁十九，〈後懷人詩〉，〈程菴湖秀才煊〉云：

蹉跎文場中，一蹶乃不起；
當隨石曼卿，笑折芙蓉死；
腹痛西山菴，手拂青鸞尾。

哀菴湖才高不遇，讀書講學西山菴，命如石曼卿（延年）而已矣！

汪霽（字潤青，號蘭畹，乾隆甲午舉人，嗜古力學，孝廉李蘊白延致家塾數年，多所成就，有司聞其賢，屢折東招，不應，卒年五十，著《臆言》一卷）。心餘稱其格物窮理，與聖經相輔。

熊枚（字汝條，號蔚亭，乾隆三十六年恩科，由主事授員外郎，累官至左都御史，刑工二部尚書，終順天府府丞）^{②④}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二十三，頁十一，〈懷熊汝條（枚）比部二首〉，第一首云；「磊落推吾友」，可知。

南城

陶金諧（字揮五，號適齋，弱冠成進士，爲敍邑侯，政成民信，長於詩）^{②⑤}。心餘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四頁八，有「題瀟湘一泛圖，送陶揮五（金諧）同年令楚南二首」，其二云「同年昆友幾從橫」，心餘與揮五「同年」（乾隆十二年舉人）關係。又，卷十六（丁亥上），頁九，〈懷人詩〉，〈陶揮五金諧〉云：

留侯若處子，二十去爲吏；
臥理窮六藉，悠悠古人意；
誰采幽蘭花，蹉跎荆楚地。

揮五爲吏短暫，二十始爲官，讀書作詩爲志。

新城

魯漢（字守原，號緯躔，一號渭川，與陳伯常守誠、蔣心餘士銓友善。任山西知府，年五十卒，學者稱山木先生。娶李氏生子二，果、本，生女一，適陳用光；妾生女二，適陳玘、蔣知重）^{②6}。心餘與渭川友善，而渭川妾所生女適心餘第六子知重（號威山），有婚姻關係，二人益密。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二六頁八，〈後續懷人詩〉，〈魯渭川刺史漢〉云：

少賤而壯貴，赤手捕長蛇；
 煩劇典大州，觀者咸歎嗟；
 孝友出天性，族黨無飢雅。

可知渭川出身貧賤、取得功名後，為山西知府，慷慨孝順，恩及族黨。

陳道（字紹洙，號凝齋，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生於鍾溪之湄，乾隆九年舉鄉試，十三年成進士，有《古雜文》六卷，《古今體詩》二卷）^{②7}。心餘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廿五頁十五，〈懷人詩〉，〈陳凝齋進士道〉云：

澹然無欲者，手執一卷書；
 生意滿濂溪，窗艸寧用除；
 講學中田閒，春風扇徐徐。

凝齋以讀書著作為事。

南豐

譚尚忠（一七二二—一七九七，字古愚，一字蒼亭，又作誨亭，乾隆十六年進士，歷任戶部主事，監察御史，福建興泉永道，刑部右侍郎，吏部右侍郎等職）子光祥（蘭楣）心餘極賞識^{②8}。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九頁八有：〈題觀海圖送譚誨亭侍御赴興泉道任三首〉。又，卷廿五頁十六，〈懷人詩〉，〈譚蒼亭方伯尚忠〉云：

一代楊關西，蕭然大方伯；
 入海誅鯨鯢，持戈擊貪墨；
 平生霹靂手，念彼金剛力。

言古愚為監察御史等官，為官清正，專擊貪墨。

趙由儀（字山南，乾隆六年舉人，五歲涉經傳史漢，一見了了，稱奇童，尤工於詩，年二十三卒，著有《漸臺遺草》^{②9}。心餘早年與楊瑩、汪軻、趙由儀，稱「江西四子」，《忠雅堂詩集》卷十頁十三，〈汪魚亭為亡友趙山南（由儀）作芙蓉雜劇，題詞〉，有句：「才人命短詩人困」，「我登科日君垂死」，悲其天才早逝。

廣昌

何在田（字鶴年，乾隆丙子舉人，有《玉耕堂詩集》）^{③0}。心餘在《忠雅堂文集》，有〈何鶴年遺集序〉（《文集》，序一、十二）；《詩集》，卷四頁十三，有〈書何鶴年（在田）秀才詩本〉；卷八頁十四，有〈何鶴年（在田）孝廉放鴨圖〉；卷廿五頁十八，〈懷人詩〉，〈何鶴年孝廉在田〉云：

風味賈浪仙，形容李長吉；

客死公車閒，響絕鄒陽律；
步虛隨汪楊，各掌三霄筆。

李賀（長吉）「細瘦、通眉、長指爪，能苦吟疾書」^{③①}，和賈島（浪仙）「推選詩人」，屬嘔心瀝血、刻苦認真創作型。人云「孟（郊）寒賈（島）瘦」。可知何在田亦屬苦心經營詩人。在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云：

又有何在田者，偶成云：「月借日光成半面，雨收雲氣冷餘絲」。郊外云：「野徑無人問，隨牛自得村」。……皆可傳之句也。甲辰三月，余赴粵東，過南昌，心餘病風，口不能言，猶以左手書此數聯。^{③②}

心餘與鶴年以詩為友，明矣。

饒學曙（一七二〇—一七七〇），字霽南，號筠圃，世居廣信甘竹里，丁卯中鄉試，辛未成進士，賜一甲第二人及第，授編修，歷右中允侍講、癸酉順天鄉試，丁丑己丑會試同考官等職）^{③③}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四頁一，有〈寄饒二霽南〉；同卷頁七，有〈澄懷園漫興，書寄盧右禮詹事、饒霽南編修……〉；卷十一頁十，有〈饒霽南前輩春雨課耕〉；卷十五頁十五，有〈香樹先生錄寄題饒霽南小照……〉；卷十六頁七，有〈胥江舟次遇饒霽南前輩，……〉。霽南大心餘五歲，而心餘呼為「前輩」，主要是饒「辛未（乾隆十六年）進士」，蔣則「丁丑（二十二年）進士」。在心餘所撰〈筠圃（學曙）饒公墓誌銘〉（《文集》卷五，墓誌銘一、三十六）「公及第時，予尚未終制。壬申會試，偕公伯兄叔弟北行，未幾，叔弟且死，予撫尸哭之，今且撫公棺、哭於荒郊雪舫中……」。又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廿五頁十四，〈懷人詩〉，〈饒霽南侍講學曙〉云：

管子天下才，學可任富強；
川之文字閒，桑孔而班揚；
相如消渴死，竟老溫柔鄉。

言霽南才高大，可使國家強盛，竟死溫柔鄉，可惜。

瑞金

羅有高（字臺山，乾隆乙酉舉人，有《尊聞居士集》）^{③④}。心餘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廿四頁十二，有〈瑞金楊節婦詩、同羅臺山（有高）孝廉作〉，卷廿五頁十九，〈懷人詩〉，〈羅臺山孝廉有高〉云：

斯籀識禹書，其文特幽奧；
逃儒談虛空，頗害先師道；
可憐彭季子，長齋與同調。

臺山為文幽深古奧，思想則棄儒好道。（彭季子，陸終第三子彭篋，殷時封于大彭）。然則，羅有高《尊聞居士集》^{③⑤}，未見臺山與心餘酬酢之作。

吳嵩梁（字蘭雪，號蓮花博士、石溪老漁、石溪舫，乾隆初，曾應博學鴻詞召試任內閣中書，《有香蘇山館集》）。楊鍾羲《雪橋詩話》云：「吳蘭雪受詩法於蔣苕生」^{③⑥}，知與蔣為師生關係。

南昌

彭元瑞（一七三一—一八〇三，字掌仍，一字輯五，號雲楣，或作芸楣，乾隆丁丑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官至工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勤，有《思餘堂稟》）。芸楣家世顯赫，「四世翰林」^⑳。又，芸楣修《高宗實錄》成，推恩賜祭，並祀賢良祠^㉑。極受皇帝寵愛。心餘與芸楣同科進士，官編修，乾隆皇帝曾云「江右兩名士」，即指二人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八頁十四，有〈和彭芸楣（元瑞）同年移居詩〉；卷廿一頁五，有〈彭芸楣（元瑞）少詹同年、畫秋花題扇，相寄次韻、奉酬五首〉；卷廿五頁十九，〈後懷人詩〉，〈彭芸楣侍郎〉云：

天子談文章，嘉爾司農善；
持衡歷吳越，采畫東南箭；
名士生同時，竊附相如傳。

詩言芸楣受皇帝眷顧隆寵。在彭元瑞《思餘堂輯稿》有〈洪（禮吉）告遊揚州，和蔣清容（士銓）見贈舊韻卻寄兼呈袁春圃（鑑）〉，有句云：「作詩代簡蔣夫子」，^㉒句。又，芸楣與趙翼相識於詞館，癸未散館，芸楣第一，甌北第二。甌北里居，二人過從尤密。

吳璟（字蓀圃，與心餘鄉試同年，出知象州，永康州）^㉓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七頁十三，有〈吳蓀圃（璟）舍人寓珠草街，與予巷作詩柬之〉；卷十頁二，有〈陳仲牧員外新刻山谷詩集，……拈韻示蓀圃〉；同卷頁四有，〈移榻蓀圃寓齋同居匝月，書誌別〉；卷十四頁七，有〈送吳蓀圃舍人出牧象州〉；卷二十頁一，有〈喜晤吳蓀圃同年〉；卷廿一頁二，有〈除日喜吳蓀圃……送其赴永康任〉；卷廿五頁十六，〈懷人詩〉，〈吳蓀圃刺史璟〉云：

張良若處子，誠勇不可當；
羌渾呼父兄，赤子依耶孃；
可憐生塵甑，逐歲愁空囊。

以張良知勇喻蓀圃，而為西康父兄（守象州，永康）。又，《銅絃詞》上頁廿四「賀新涼」，「送吳蓀圃舍人返南昌」，云吳蔣二人「十年同舉，同心兄弟」，交情頗深。

李湖（字幼川，一作又川，號恕齋，乾隆四年進士，歷任山東城縣知、甯海知州，泰十府知府、江蘇布政使，廣東巡撫等）^㉔。幼川與袁枚為同年進士，在《隨園詩話》稱其，清嚴為政、「聖眷甚隆」。心餘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廿五頁八，〈贈李恕齋（湖）中丞湖〉云：

直如朱絲繩，清同玉壺冰；
表正無不正，吏局皆有恆；
源澄流乃潔，民氣陽和蒸。

據《清史稿》〈李湖本傳〉云：「湖敏於當官，在貴州規畫鉛運，在雲南釐剔銅政，均如議行。所至以清嚴為政。其蒞廣東，以廣東夙多盜，番禺沙灣、艾塘近海為盜藪，密詢姓名，居止及出入徑途……旬日間誅為首者二百有奇，而釋其脅從，盜風以息。……令行法立，民咸頌之。卒贈尚書銜，諡恭毅，祀賢良祠」^㉕。心餘綜論其一生，簡明妥切。

楊壘（字子載，號恥夫，乾隆癸酉拔貢，有《恥夫詩鈔》）^{④③}。心餘早年與楊壘、汪軻、趙由儀交往密，時稱「江西四子」，據袁枚《隨園詩話》（卷八，頁一）云：

乾隆初，江西有四子：楊、汪、趙、蔣是也。趙山南早夭，詩失傳。汪輦雲名軻，少孤貧，爲人執炊。……楊子載名壘，才最高，與蔣心餘相抗。其先本雲南土司，改籍江西。

即說明此四子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一頁五，有「寄楊子載」；卷二頁四，有〈懷楊子載〉；卷三頁三，有〈楊子載湖亭送客圖〉；卷四頁十一，有〈哭楊子載四首〉，其三云：

九歲負才名，詩成牧伯驚；
天教將門子，來作魯諸生。
我亦今詞客，歸棲古灌城；
十年兄弟友，如此對銘旌。

「十年兄弟友」，其間即如「一哀詩」（《詩集》，卷五，頁四）說的：「同遊新安門，並載侯生酒」；「講學師中央，壘左銓在右」；「共席復同寢，不異沮溺耦」。又，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四頁十一，有〈拜楊子載墓〉；卷廿五頁十五，〈懷人詩〉，有〈楊子載明經壘〉。

熊學鵬（字雲亭，一字廉村，庚戌進士，曾任廣西、浙江等巡撫），^{④④}《忠雅堂詩集》卷十一頁一有〈寄賀熊廉村中丞移撫浙中四首〉；卷十九頁九有〈爲熊中丞題湯畫鐵竹〉。在第一章曾言廉村心餘，子才、與滌齋先生在長至前一日，西湖小飲（袁枚《小倉山房詩集》卷廿一載），知其同鄉，遊宦相識。

袁守定（字叔論，號易齋，雍正庚戌進士，任會同縣知縣，禮部主事等職，著有《讀易豹窺》，《雲上詩說》等）^{④⑤}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十三頁十五，有〈懷袁叔論二首〉，其二云：

平生心折友兼師，初服言歸媿已遲；
招隱無書寧見絕，登臨有賦定相思。…

可知心餘之於叔論，是「友兼師」關係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十六頁九，〈懷人詩〉，有〈袁叔論守定〉；卷廿五頁十四，懷人詩，有〈袁叔論禮部守定〉云：

儀曹宰相才，惜哉兩爲令；
逢知百世下，青編傳治行；
劃然進止閒，道力何其勁。

知叔論大才小用。

新建

裘曰修（一七一二—一七七三，字叔度，號漫士，又號諾臯，乾隆四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治黃、淝、濟、洛共九十三河，疏排濬淪，俱有成效。又爲四庫全書館總裁，官至工部尚書加太子少傅，諡文達，有《裘文達公詩文集》）^{④⑥}。叔度與袁枚爲同年進士，《小倉山房詩集》載錄二人酬酢頗多（如《詩集》卷二、卷三、卷六、卷七；《小倉山房文集》卷三，有《裘文達公神道碑》；而《隨園詩話》與叔度有關者，共七則）。而與趙翼亦有

往來。在心餘方面，《忠雅堂詩集》卷九頁三，有〈題少司農裘漫士先生舊照九首〉《詩集補遺》，下，頁六，有〈謁水神祠懷裘文達公〉，心餘詩末自註云：「公屬續時云，吾爲燕子磯江神，凡故人過此，以卮酒相酌，不辭也」，有趣。又，卷廿五頁二十，〈續懷人詩〉，〈裘文達叔度先生〉云：

萬頃波融融，光風泛崇蘭；
物在長養中，于人無不愜；
是爲吉祥佛，福海無驚瀾。

言叔度爲「江神」，治水有功，爲「吉祥佛」。

星子

干從濂（字靜專，乾隆十二年舉人，成進士）^{④7}。《忠雅堂詩集》卷三，頁二，有寄尤溪令干靜專（從濂）三首。心餘與靜專皆乾隆十二年舉人。

新淦

劉世寧（一七二〇—一八〇〇，字匡宇，號幹齋，乾隆甲子科舉人，乙丑成進士，初任浙江福安縣知縣，擢工部營繕司主事，廣東惠潮嘉兵備道等職）^{④8}。幹齋乙丑進士，爲心餘前輩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卷廿五頁二十，〈續懷人詩〉，〈劉幹齋吏部世寧〉云：

二十黃岩令，手築黃岩閘；
長隄截奔濤，蛟龍不敢狎；
馮唐老爲郎，崢嶸掌選法。

言其工於營繕，老於吏。

南康

謝啓崑（一七三一—一八〇二，字蘊山，號蘇潭，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，朝考第一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官至廣西巡撫，有《樹經堂集》、《晉甄酬唱詩》、《西魏書》、《廣西通志》等書）^{④9}。蘊山與心餘、趙翼、袁枚都有往來。袁枚在《小倉山房詩集》，卷三十，有〈謝蘊山、戴可亭（均元）兩太史招集程圖〉；《隨園詩話載》有關蘊山詩作四則（分別在：卷十四、《補遺》卷二、《補遺》卷五、《補遺》卷七）。趙翼精於史學，與蘊山爲辛巳進士同年，所著《二十二史劄記》，卷十三，〈西魏書〉有，附謝蘊山答書，甌北有〈答謝蘊山藩伯書〉，兩人討論西魏書問題；在《甌北詩鈔》七言律四頁十九，甌北有〈心餘詩已刻於京師，謝蘊山觀察覓以寄示，展閱累日，〉^{⑤0}在謝啓昆《樹經堂詩初集》，卷六頁六有〈題秀峰寺所藏佛說十王預修經并圖及陀羅經後〉有甌北和作（附）。又，《樹經堂詩初集》卷七頁十九有〈袁簡齋先生約自維揚來訪遲已不至，詩以逆之，二首〉；《樹經學詩初集》卷八頁十五有〈袁簡齋先生八十壽〉云：「有子生遲金屋多，娛顏日宴板輿出，不學鯁生乞薦言，不惜黃金開酒樽」，「八十詩翁吟掉首，童嫗流傳不去口」，「平生厭飫五侯鯖，手自調羹譜食經，志怪子不語，同人集續女諸生」等句，在《樹經堂詩初集》卷四頁六有〈輓蔣心餘先生八首〉，共後三首云：「畫簾紅燭寫烏絲，樂府矜傳絕妙詞，都是一腔忠

孝淚，休將郢曲付歌兒」；不須搔首問蒼冥，鬼伯招延信有靈，地下閻羅虛左席，天邊冊府墮文星」；「誰垢應知解脫輕，去來無礙澄三生，電光下徹香車擁，驗取驚雷第幾聲」^{⑤1}。知與三家交厚。

龍南

譚垣（字穆庭，乾隆戊辰進士，知台灣鳳山，平陳宗寶之亂，官終彰德通守）^{⑤2}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廿五頁十九，〈後懷人詩〉，〈譚穆庭判官垣〉云：

手縛臺灣酋，番婦來膜拜；
卅年無一椽，甚矣官人介；
冰銜寫判官，笑解鷄裘賣。

即言其平陳宗寶亂、爲官清正。

武寧

汪軻（字輦雲，一字迂行，優貢，官吉水導，有《魚亭集》）^{⑤3}。輦雲、心餘、（楊）子載（重）、（趙）山南，稱「江西四子」，知心餘與輦雲交厚。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五頁五，有〈汪生（軻）〉；同卷頁七，有〈寄汪輦雲〉；同卷頁十三，有〈將偕汪輦雲秀才城南僧舍銷暑，……〉；同卷頁十五有〈雨夕偕輦雲，家（蔣）禹立兄同作二首〉卷六頁十二，有〈寄輦雲二首〉；卷七頁七有〈喜汪輦雲至三首〉；同卷頁十五，有〈汪輦雲落京兆解南歸，長歌倣山谷體送之〉；卷十頁十三，有〈送汪魚亭還里〉，末云：

家無擔石豈得住，主客初心亦難曉；
敝裘羸馬天蒼茫，投轄傾囊事縹緲。
漫拋心力繡平原，誰出黃金鑄賈島；
卅年故舊幾人存，千里關山何處好。
布帆安穩浩歌還，回首交遊跡如掃。

此心餘三十八歲作，而言「卅年故舊」，知其從小相伴相遊。「家無擔石」、「敝裘羸馬」，寒士家懸屨空、饑驅功名之意。「平原」，指平原君；「幾人存」，指顯貴；「千里關山何處好」，謂魚亭。知其不遇、浩歌而歸。

在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十頁十三，有〈汪魚亭爲亡友趙山南（由儀）作芙蓉雜劇題詞〉；《詩集補遺》，下，頁四，有〈聞知節避喧清泰寺，因憶丙子汪魚亭下惟事，寄四十字〉。又，在《詩集》，卷二十五頁十五，〈懷人詩〉，〈汪魚亭廣文軻〉云：

作詩效李白，使酒比灌夫；
萬點朔風淚，進退皆家途；
一甌歛黔婁，李蔡嗤庸奴。

言其仕途艱困。心餘在《忠雅堂文集》，卷一，序一，頁十一，有〈魚亭詩序〉；卷四，傳二，頁十一，有〈江魚亭學博傳〉。

盛大謨（字于野，築樓曰字雲巢，有《字雲巢詩鈔》）。

盛鏡（字于民，一作于明，有《寄軒詩鈔》）^{⑤4}

于野與于民詩文，堅偉險怪爲尙，論者以爲可與寧都三魏（際瑞、禧、禮）並稱。《忠雅堂

詩集》，卷廿五頁十五，〈懷人詩〉，〈盛于野文大謨〉云：「伏几字雲巢，手鑄秦漢文；不解世俗書，擇術知所尊；卒爲聖人徒，虞庠妥其魂」；又，「盛于明布衣」云：「淡逸嵇阮儔，力學得其養；負耒田疇間，誦經聲琅琅；寡營慎交游，心鄙太邱廣」。于野不隨流俗，以儒爲宗；于明清淡寡慾，有類嵇康、阮籍！《忠雅堂詩集》卷四頁十二，有〈題武寧盛于明叔子，和阮公詠懷詩〉，更可知。

此外，如心餘同年進士陶淑（韋齋）、建昌府南城縣、汪新爲浙江仁和人^⑤，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六頁九，有〈偕江淑田（新）、陶韋齋（淑）應禮部試，寄宿慈雲寺……〉；卷十一頁二十二，有〈衡水（河北衡水縣）喜晤陶韋齋（淑）明府、江淑田（道新）學博兩同年〉《詩集補償》，上，頁六，有〈從姑山讀書圖爲陶（淑）作人作〉。又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廿二頁十二，有〈門人石生餉菊爲屏，戴篋圃（第元）同年來觀，並貽長句，依韻奉答〉，戴第元爲江西大庾縣人，同爲丁丑科進士。而該科狀元蔡以臺，（浙江、嘉善縣），心餘《忠雅堂詩集》，卷八頁十八，有〈尊德會詩，爲同年蔡季實（以臺）尊人作〉。

註 釋

- ①《隨園三十六種》，不著編者，清光緒十八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活字版。含：《小倉山房文集》三十五卷（袁枚撰），《小倉山房外集》八卷（袁枚撰），《小倉山房詩集》三十七卷《補遺》二卷（袁枚撰），《袁太史稿》不分卷（袁枚撰），《小倉山房尺牘》十卷，《牘外餘言》一卷（袁枚撰），《隨園詩話》十六卷、《補遺》十卷（袁枚撰），《隨園隨筆》二十八卷（袁枚撰），《新齊諧》二十四卷，《續新齊諧》十卷（袁枚撰），《隨園續同人集》不分卷（袁枚撰），《隨園八十壽言》六卷（袁枚撰），《紅豆村人詩稿》十四卷（袁樹撰），《碧映齋詩存》八卷（胡德琳撰），《南園詩選》二卷（何士顥撰），《筱雲詩集》二卷（陸應宿），《湄君詩集》二卷（陸建），《繡餘吟稿》不分卷（袁棠撰），《盈書閣遺稿》二卷（袁棠撰），《盈書閣遺稿》不分卷（袁嘉撰），《樓居小草》不分卷（袁抒撰），《素文女子遺稿》不分卷（袁機撰），《瑤華閣詩草》不分卷（袁綬撰），《瑤華閣詞鈔附補遺》不分卷（袁綬撰），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六卷（袁枚選），《飲水詞鈔》二卷（納蘭成德撰，袁通選），《箏船詞》不分卷（劉嗣綰撰），《捧月樓詞》二卷（袁通撰），《綠秋草堂詞》不分卷（顧翰撰），《玉山堂詞》不分卷（汪度撰），《崇睦山房詞》不分卷（汪全德撰），《過雲精舍詞》二卷（楊夔生撰），《碧梧山館詞》二卷（汪世泰撰），《隨園瑣記》二卷（袁祖志撰），《涉洋管見》不分卷（袁祖志撰），《閩南雜錄》不分卷（袁綬撰）。
- ②《甌北全集》含：《皇朝武功紀盛》四卷，《簷曝雜記》六卷，《甌北詩鈔》（分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絕句），《甌北詩話》十二卷，《甌北先生年譜》，《甌北集》五十三卷。其中《甌北先生年譜》為趙懷玉撰。
- ③袁枚著《小倉山房詩集》，卷十四，戊寅，頁一，《隨園三十六種》本。
- ④同註③，卷二十一，頁五。
- ⑤袁枚著《隨園詩話》，卷一，頁六，《隨園三十六種》本。又，因心餘題壁詩而結識的，尚有洪亮吉，在《洪北江詩文集》，《附鮎軒詩》第四，頁五，（總頁四四六）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，「寄鉛山蔣編修士銓」（時主揚州講席）云：
- 我年十五知讀書，廓然二十東出遊；
東遊見君題壁句，一室偃臥三句留。
當時止識詩句好，欲訊君名識君少；
客有傳言姓字真，生今恨不知名早。……
- ⑥以上《小倉山房詩集》、《文集》、《續文集》（卷廿五卷起）《外集》卷頁，皆據隨園三十六種本。
- ⑦以上卷頁據《隨園三十六種》本。
- ⑧以上卷頁據《隨園三十六種》本。子不語有卷九蔣太史，卷十二王老三，卷十四狐鬼入腹、卷十九白石精等條。

- ⑨袁枚著《隨園詩話補遺》，卷十，頁五，《隨園三十六種》本。
- ⑩參拙著《趙甌北研究》，頁七十七，學生書局。
- ⑪同註③，卷廿六，頁六，《隨園三十六種》。
- ⑫袁枚著《隨園詩話》，《補遺》，卷五，頁十四，隨園三十六種。
- ⑬袁枚著《隨園詩話》，卷十四，頁十，《隨園三十六種》。
- ⑭袁枚著《小倉山房文集》，卷十二，頁二，《隨園三十六種》。
- ⑮以上趙翼在《甌北集》論及袁、趙二人關係，參拙著《趙甌北研究》，〈第一章趙甌北的生平及交遊〉〈第二節趙甌北交遊〉〈第二目浙江、杭州、袁枚〉條，頁二八八起，學生書局。又文中所引《甌北詩鈔》，引自《甌北全集》，湛貽堂本。
- ⑯收在趙翼著《甌北集》，序，湛貽堂本。
- ⑰同註⑯，卷十七，頁六，此詩《忠雅堂詩集》未收。又，本文所引蔣士銓《忠雅堂詩集》據鉛山蔣氏原本，舊學山房藏板，並與中央研究院藏揚州重刊本校正。《忠雅堂文集》據中央研究院藏本。下引同，不贅。
- ⑱參拙著《趙甌北研究》，頁三一一起，學生書局。
- ⑲同註⑯，卷廿九，頁十。
- ⑳見於《忠雅堂文集》，卷五，墓誌銘一·十八，中央研究院藏本。又，李桓輯《國朝耆獻類徵》，卷二百十一，頁二十六，亦引蔣士銓撰墓志銘，（收在周駿富主編《清代傳記叢刊》明文書局）。
- ㉑據《鉛山縣志》，卷十六，人物、文苑、頁四云：「張舟，號廉船，紹渠仲子，敏而好學，倜儻有逸才，詩古文辭，首見稱於同邑蔣太史，與程秀才菴湖名相埒。《甌北詩鈔》亦多舟所批點，畢秋帆制府本其父所取士，傾倒於舟者尤深。卒未肯憑其地望求進一階，其廉介又如此，所著《鷗南集》，兵燹後，無從摭拾。」又，據《鉛山縣志》，同卷頁，「蔣知節」條云：「字冬生，號秋竹，士銓次子，弱冠，入邑庠，同邑編修張紹渠美其才，以女妻之。」（中央研究院藏本）。
- ㉒廉船與甌北交遊部分，參拙著《趙甌北研究》頁三一一起，學生書局。
- ㉓據《鉛山縣志》，卷十六，頁二，參註⑯。
- ㉔以上兩人均見《鉛山縣志》。汪霽見卷十五頁五十七；熊枚見卷十二頁八，參註⑯。
- ㉕李桓輯《國朝耆獻類徵》，卷二三六，頁二十五，引嚴如煜所撰《紀略》，明文書局。
- ㉖同註⑯，卷二三七，頁四十六，引陳用光所撰〈家傳〉。
- ㉗同註⑯，卷四百十，頁六，引魯仕驥所撰〈行狀〉。
- ㉘譚尙忠生平見《國朝耆獻類徵》，卷九十，頁十七，引《國史本傳》，及頁二十四，引陳用光撰〈墓誌銘〉。其子譚光祥（蘭楣），在法式善撰《梧門詩話（下）》，卷十二，頁四五三云：「譚蘭楣（光祥），少宰古愚先生之子，癸丑進士，朝考第一，……乾隆甲辰在江寧，應南巡召試，時年十八，訪隨園主人不值，句云「春風不相識，吹落辛夷花」，蔣苕生前輩亟賞之。（廣文書局）。
- ㉙清國史館原編《清史列傳》，(九)，卷七十二，〈蔣士銓本傳〉，〈附趙由儀傳〉，頁十七，收在周駿富輯《清代傳記叢刊》明文書局。

- ③徐世昌編《清詩匯》，卷八十四，三十欄，世界書局。
- ④李喬隱著《李義山文集》，卷四，頁二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。
- ⑤袁枚著《隨園詩話》，卷八，頁一《隨園三十六種》本。
- ⑥同註⑤，卷一百二十七，頁一，引蔣士銓墓誌銘。蔣文見於《忠雅堂文集》，卷五，墓誌銘一、三十六，〈左中允筠圃（學曙）饒公墓誌銘〉。
- ⑦同註⑥，卷九十二，二十二欄。
- ⑧羅有高著《尊聞居士集》，光緒七年韓氏刊本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。
- ⑨此據楊鍾羲撰《雪橋詩話》，卷十，頁三十六（總頁一三三六），鼎文書局。又，吳嵩梁生平，見於《清史稿》，卷四百八十五，列傳二百七十二，文苑二，總頁一三三九，（鼎文），及吳所著《石溪舫詩話》前面，收在杜松柏主編《清詩話仿佚初編》新文豐出版公司。
- ⑩見嚴懋功撰《清代館選分韻彙編》，卷十二，頁十二，世界書局本。所謂「四世翰林」指：彭庭訓、彭元瑞（廷訓子）、彭元琬（廷訓次子）、彭翼蒙（元瑞子）。
- ⑪參《清史稿》〈彭元瑞本傳〉，卷三百二十，頁一〇七六九，鼎文書局。
- ⑫見彭元瑞著《恩餘堂輯稿》，卷三頁三十四，彭邦疇編校，道光十七年刊本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。
- ⑬有關「吳璟（孫圃）」，據《忠雅堂詩集》《銅絃詞》所載。考之社連詰，房兆楹編《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》，頁五九，「吳璟」，生於順治十四年，卒於康熙四十八年（《國朝耆獻類徵》卷四百五十一，引王士禎墓誌銘），非是。又據楊廷福、楊同甫，編《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》，（文史哲出版，頁五九九，「吳綺園」者，有吳安世，吳江、吳菘，吳江為霑化人，字南川，號未軒，亦非《國朝耆獻類徵》卷二百五十五，引劉鴻翱家傳），另據楊家駱《清人別集千種碑傳文引得》，頁六二吳江，浙江永嘉人，亦不合《忠雅堂詩集》所言。至於吳安世，吳菘，則未可知。
- ⑭同註⑤，卷一七九，頁二十四。原見於趙爾巽撰《清史稿》，卷三百二十四，頁一〇八三五，鼎文書局。
- ⑮同註④，《清史稿》部分。
- ⑯據《清詩匯》，卷八十四，十欄，世界書局。
- ⑰熊學鵬據嚴懋功撰《清代徵獻類編》，卷二，〈清代巡撫年表〉，頁十三、十四（世界書局）。
- ⑱《國朝耆獻類徵》，同註⑤，卷一百四十四，補錄，引余肇鈞撰。
- ⑲有裘日修著裘文達公《文集》六卷，《詩集》十二卷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同治十一年補刊本。又，生平參《清史稿》，卷三百二十一，列傳一百八，本傳頁一〇七七三，鼎文書局。間採袁枚著《小倉山房文集》，卷三頁十二，〈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〉，《隨園三十六種》。
- ⑳據趙之謙等撰《江西通志》卷三十四，頁二十一，「乾隆十二年丁卯」條，總頁七九六，台灣華文書局。又「星子」，據劉君仁編「中國地名大辭典」，頁四二二（辰，十）云：「在江西建昌縣東北八十里，漢柴桑地，……以落星為名」。（文海出版社）。

- ④⑧《國朝耆獻類徵》，同註②⑤，卷一四五，頁二十七，引彭元瑞撰《墓誌銘》。
- ④⑨參《清史稿》，卷三五九，列傳一百四十六，頁一一三五六鼎文書。又，中研究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清刊本《晉甄酬唱詩》。
- ⑤⑩參拙著《趙甌北研究》，頁三一六，學生書局。又，據錢維城等人所編《明清歷科題名碑錄》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，趙翼一甲三名，謝啓昆二甲進士。（華文書局）
- ⑤⑪謝啓昆著《樹經堂集》嘉慶問刊本，中研究傅斯年圖書館藏。
- ⑤⑫《國朝耆類徵》，同註②⑤，卷二五四，頁五十，引〈鄧傳安傳〉。
- ⑤⑬《忠雅堂文集》，卷四，傳二，頁十一，〈汪魚亭學博傳〉。又參《清詩匯》，卷八十五，十九欄，世界書局。
- ⑤⑭《清詩匯》，卷四十，頁二十七，世界書局。
- ⑤⑮據錢維城，蔣元益、王際華等纂修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》，(三)，乾隆二十二年，頁一起，華文書局。該書「二甲六名」有「汪新」，而「汪新」「汪」字，舊學山房作「江」，疑有誤。
- 附：本文為拙著《蔣心餘研究—兼論袁枚、趙翼》第二章《蔣心餘交遊》部分。（限於篇幅）

